





杜氏通典卷第十一

食貨十一

一爵爵  
雜稅

權配  
平準  
均輸附

爵爵

後漢

唐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為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洩洩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



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  
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

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

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

用大洩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矣諸

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

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

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役作得輸粟於縣官

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

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

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園苑

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

衛三級曰良七級曰元九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

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軍衛止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

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四十餘萬金所引

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級十七萬凡直

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

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

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其有罪又減二等

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

用超大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

然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



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  
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  
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患又言世家子  
弟富人或鬪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  
安末初二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  
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  
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  
子鈞曰大人不當爲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則刺史二  
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官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

畢至自殺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  
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  
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以示之○晉武帝  
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  
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理南平吳  
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  
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孝宣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  
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  
散子二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  
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大階諸沙



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  
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丞前諸  
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  
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  
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  
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  
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  
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  
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  
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  
曾受業粗通帖策脩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

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  
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  
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  
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  
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  
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  
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  
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  
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  
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  
內侮天下  
多虞軍用不克權  
爲此制尋卽停罷



榷酤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

如道路木為榷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

雅謂之石杠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

無由以得若渡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

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

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

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

羲和曾康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

縣官幹謂主領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

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

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

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

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論語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

人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

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造月讐五十釀為準

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

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以其一為

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

入官其三及糴載灰炭載才代反給公器薪樵之費



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初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克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笨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笨如故緡絲也詩云維絲伊緡輶小車諸賈人未作貨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賈賂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

贖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也諸作有租及

鑄以手力所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輶車一笨此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笨

也商賈人輶車二算商賈人有輶車又使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

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

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從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

者揚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

奴婢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理是也



緡獄少有反者反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音輔謂從輕而出言曹

為使也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得民財物以

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

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

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

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

可居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

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

農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自就也此謂其没入

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

置官分掌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

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

復告緡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

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

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

齊梁陳如此亦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

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半

雜稅漢後漢後周齊後魏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

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

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船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徒弘農

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



年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在時有馬口出歛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

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

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

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常自

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

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

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

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

區謁舍區謁舍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

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群

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

走八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

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李

雄請賦其人出口出錢四十文邑人請賦為寶因為名賈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季雄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克王

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

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十萬者楊南徐充江四州

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

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

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地州人無士庶皆保塘

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餉錢以送臺庫帝納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下所上



本不入官良由彼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頂直人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克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祇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六市百餘小市人所備置官司稅歛既重時甚苦

之○後魏明帝時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歛何足爲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克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



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勅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棧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克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貞元九年制天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

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平準均輸附周漢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鄭玄曰量豆

度丈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

也經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

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以商賈

阜貨而行市通物曰商居賣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徵

賈買也物有定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

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大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

胥師賈師之屬也必以賈人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同

也同者謂人貨不售則為歛而大市日及而市百族

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

販婦為主及日昧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

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也凡理市之貨賄六

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

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害於人謂物行苦者也使有

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

後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已鄭衆云凡通貨賄

以璽節出入之璽即印章也今以檢封矣使人執之



貨賄者邦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泉矣有

國之司市也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為人之困也金凡市偽飾之禁

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人凡市偽飾之禁

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鄭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

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

中殺皆不鬻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

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貯穀米棺

者也責賣之因災害既人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

使之重困故令有常賈也廟之

也○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

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

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

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屬有平準令

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

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稅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其時商買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

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



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卽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入侈本脩則入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疾苦爲虜所俘乃脩障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枹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



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  
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  
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  
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  
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  
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  
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  
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  
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法闔門擅市則萬人並  
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  
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

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  
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  
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  
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  
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  
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  
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  
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  
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  
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  
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



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  
 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  
 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庫之積戰士以奉  
 饑人以賑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費萬人而專奉兵師  
 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  
 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  
 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  
 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  
 曰夫山西饒林竹谷蘊旄玉石谷蘊紆屬可以為布旄屬之屬蘊音盧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柎梓薑桂金錫連音  
 錫音者未丹沙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

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異珍此其大  
 較也皆中國人之所喜好諛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  
 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  
 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  
 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  
 之豈非道之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  
 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璫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鮮則富家貧貧富之道莫  
 之奪乎巧者有饒拙者不足也越王勾踐用范蠡計



然計然蠡師文字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六歲一穰六歲一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齒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碩斗取上種薄飲食悉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源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陰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徒櫟邑左馮北鄰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事不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也饒卮薑丹沙石銅鐵印都出銅竹木之器南御滇楚滿北棘僮西近印右各作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



聖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狄之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亮都晉陽也殷人都  
 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眾都國諸  
 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揚平陽揚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  
 賈秦翟北賈種代在石北縣在常北地邊胡數被寇人矜  
 慎慎音與枝音之致反今中好氣任俠為茲不事農  
 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

羯羴不均

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儻

反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謹俗猶趙之風也諺曰百  
 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  
 之以木一生脩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  
 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  
 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  
 其中庶民農工商費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  
 二十萬而更絲祖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蹄牛千蹄角百六十七頭  
 以此千足羊二百頭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以魚  
 兩為山車千章之款款木所以為安邑千樹棗燕秦



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山南河濟之間千  
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畝竹及  
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十畝畝鍾之田六斛若十畝厄  
茜音商其花染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  
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衰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醪音畧反徐廣飲食被服  
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  
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危身  
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  
下無巖處竒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曾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瓠長類多也十麇麇音甘反屠牛  
羊彘千皮糴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  
曰洪洞方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曹椽也竹竿萬箇其輶車百乘馬車  
也牛車千兩木器髹徐廣口音休漆也者千枚銅器千鈞二  
斤為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石百二十斤馬蹄數千  
象音口牛千足羊彘千隻僮手指千僮奴婢古者無  
別為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  
鈞文采千匹苔布皮革千石苔音土合反漆千斗蘖



翅鹽豉干荅

或作合器名有說孫叔敖云合此斤

音自此反鮓鮑千鈞

鮓音在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

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干種子貸金

錢千貫節駟會

駟音祖即反駟會也會亦會也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會利比於千乘之

家會實三之廉實五之

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

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

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

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

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

則無鹽氏息什倍用此富圻關中宿商大賈大底盡

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安陵及杜各有杜也

亦已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

犯姦而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求

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慨故足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

數夫織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奇勝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曲叔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

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醬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伎也理刀劍名而鄧氏鼎食

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沙力也而張理擊鍾

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



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

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王莽篡位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

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

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

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辦而授之以國

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

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於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

園廩之田而貸萬錢者一用之樂語五均樂語樂元

月出息五百也貸音立待反樂語五均語河間獻

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

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

要貧則公家有餘傳記各有幹者幹音管也今開賒貸張

息恩及小人也

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

五都立五均官更名其安東西曰令及雒陽邯鄲臨

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

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維

也五都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

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

也龜有靈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

故言登也錢府也音之瞻及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

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

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

有以考檢其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貴

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



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賤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

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

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二月

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

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義和置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

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雜陽薛子仲

張長督臨淄姓偉等姓姓名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

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計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奔

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為食穀之將酒百藥

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各山大翠饒衍之藏五

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贍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

行有無備入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

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富人富賈即要貧弱先

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

至死姦吏猾人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漢章帝時

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

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

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

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

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然布帛為租

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

益奢



與民交益益非也...  
 人法與實相...  
 無...  
 新其...  
 尚書...  
 至...  
 聖...  
 杜氏通典卷第十一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二

食貨十一

食中輕重

平糴常義倉 周戰國漢後漢晉 宋齊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園法

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于齊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 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

則賤所急則貴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謂賈人之多畜積也 乘民之

不給百倍其本矣

給足也 以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

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

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

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

謂富人多民有餘



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

之以重民重之之時官為歛之凡輕重歛散之以時

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錙千

萬六斛四斗為鐘錙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藏錙百萬

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未耕器械種饗糧食必取

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五民矣豪謂輕管子曰

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

視國之美美餘也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

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

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

調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

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能執

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為物則主入之重寶為國

言於法則調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呂太公管

仲之所執夫龜者上連祗神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

人也斯故往者用之為幣則一行深知其道矣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

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

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

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

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

林破增藪焚浦澤浦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

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

隨之者使其大夫散色粟財物公曰何謂也對曰令

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

虎之皮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列大

夫豹檐謂之檐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

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若

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以

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

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

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

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鋸鋸音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

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積

則是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音嗣者何也穀有所藏也

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

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富豪之家收藏其

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也不足則君雖強

本趨耕本則務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音烏能以為理

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也雖務農事

督促播殖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治理

所謂須有制度於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



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音予

與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

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

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彊者

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取以十愚

有不賡賡猶賞也音庚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

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塞

途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

用故善為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

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鉅橋之類是也故善為

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

以朝天下常以數傾之若服桓公問曰不藉而贍國

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執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

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泰猶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令之所止

兼之時也君素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

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

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耜器械種穰

糧食必取贍焉則豪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

管子對曰士受資以

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貨在上



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

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

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

日苟從責者責讀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

筴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

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

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和種糧之類者官司

如要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

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

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

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

人問自漢與晁賈蔡邕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

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

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擇其文字凡

閱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

况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

耳他皆類此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

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糶之

數武王既勝殷得鉅橋粟欲使糶貴立重泉之戍戍

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今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

行穀斛也三人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以避重泉之戍

而國穀二十倍鉅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鉅橋之

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藉衣於人以鉅橋之

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為之

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令為可請以令發師置屯

藉農屯戍也發師置屯十鐘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鐘



之家不行千鐘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

而困窮之數困立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按困窮之數

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困窮

而不得挹損焉挹損謂滅其數君立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

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責讀

則無契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

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

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金五鍾為金

百泉則鎰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鎰齊東之粟金十

泉則鎰二錢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

決其藉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藉東出三釜而決

其藉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

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

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

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

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桓

術因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徧行而不盡也桓

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歸於諸侯寡人欲為萬民藏

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

者二家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行令半年萬民舍

七千是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其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

郭有掘闕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此檢數百里

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龜為用令過之平盤之中於



呈反過之猶置之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

也平盤者大盤也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

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於若

託舍猶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也勞賜之龜為無

貸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貸無價也而藏諸秦臺秦臺高立珽曰

無貨立龜為珽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

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

月經五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貨之珽吾今將有大

事請以珽為質音致下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也丁氏北

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也孤竹之役

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下仲桓公曰

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

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

也亦欲其事密而陰也齊城也囚使玉人刻石為壁刻石刻尺

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珽中四千仲瑗

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

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

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

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

玉五穀文米布帛輸齊輸音式以收石壁石壁流而

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

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鐘大夫藏五百

鐘列大夫藏百鐘列大夫中大夫也富商蓄賈藏五十鐘內

可以為國委於偽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丘之

戰崢丘地名未聞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

復業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

於此管子曰唯膠數為可耳膠讀曰繆假此今表稱

貸之家表旌也皆望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使八使

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齋石壁而與

之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

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

崢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明與使有以給子之力

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新之券皆折毀之

不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國中大給崢丘之謀

也桓公曰曾梁之於齊也逢螿逢古峰字螿音尺亦

也齊患吾欲下曾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曾梁之民俗

為綈陵奚反縉之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而服之

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曾梁則是曾梁釋其農事而

作綈矣桓公即為服於太山之陽曾梁二國在太山

近其境也十日而服之管子告曾梁之賈人曰

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曾梁不賤於人財賦足也曾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人爲締十二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

不相見綫綺而踵相隨綫綺謂連續也車轂鬪騎

連伍而行鬪鬪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管子曰

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締閉關無與魯梁通

使後十月魯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猶應聲之正無以

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締修農

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錢齊糴十

錢穀斗錢周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

予音與則意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見賢而

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憂可洽於上也洽通

租藉者所以強求在工尚曰租藉租稅者所慮而請

也在農曰租稅慮猶五霸之君去立呂其所以強求

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從也春賦以歛繒帛

夏貨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則之而賦與之約收其

取其穀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之

則豪富商人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

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

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

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

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

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藉謂之止生畜許牧反

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藉謂之止生是使人不

養也競牧以田畝藉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藉謂之離



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大買蓄家也正數之戶已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者當徧行而不盡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中歲

之穀碩十錢大男食四碩月有四碩之藉大女食三

碩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碩月有二十之藉歲凶

穀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

子有四十之藉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

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是人君

作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

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稽歛也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

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齊之北澤燒火火曰燒

式照 光照堂下管丁入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

之利公是歲租稅九月而其桓公問管子曰此何故

也對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一束十倍則小曰蕘

春有以事耕夏有以决芸昧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

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

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其縣

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

皆知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幣所

千鐘之藏藏銀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委

千鐘之藏藏銀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委



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戒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

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其穀價以藏於上者而收藏之

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

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捨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泰

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

存子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

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

穀人既無幣請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之

輸穀故歸於上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

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

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善為天下

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

穀不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

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

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

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此人謂甚賤傷農人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

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豐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六碩除十一之稅十五

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

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一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



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

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

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

三舍中熟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也終歲

為糴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

下熟糴一謂之中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

分百碩收之一也大饑三十碩分今小饑

也以此推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

宜下熟則糴一使入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

之所歛自以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

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

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

帝時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

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

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

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



人權量國用取贏散帶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  
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詞未能達通其制更  
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流年而國無  
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  
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  
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  
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周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  
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  
餘皆勅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  
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

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  
使疆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人賴之矣○齊武  
帝末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  
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  
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  
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糶南荆河州二百  
萬南荆河州理壽春今郡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  
江州理壽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郢州三  
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  
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  
義陽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南南兗



州二百五十萬

南兖州理

雍州五百萬

雍州理襄陽今郡

市

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

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

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

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

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折州郡

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

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

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

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

今壽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

中今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

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則量割當年

義租克入齊制歲每人出粟租二百義租五穀費下

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文帝

初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

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

歛○隋文帝開皇二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

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

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

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

二月



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



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  
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  
墾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  
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  
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  
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  
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  
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  
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  
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  
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

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口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  
斗五勝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二碩折納糙米  
一碩四十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  
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二十碩

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河東十一萬二千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隴右十四萬八千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太倉七萬一千二百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太原倉二萬八千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龍門倉二萬三千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碩

關內道千八百一十二萬一河北道五百八十二萬

河東道三千五百八十八萬河西道七十萬二千

隴右道三十七萬一千劔南道九百四十二萬三千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淮南道六百八十八萬八

江南道九百二十七萬八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碩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河西道三十八萬八

隴右道三十萬三劔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山南道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七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關內道三十七萬三千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劔南道七萬七百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江南道百九十一石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

五千餘其數具賦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

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

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



道行割剝爲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旣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存饑兇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勦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積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淫人心所係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

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旣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歛歛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付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遂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治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觀歷制



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疆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省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至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有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重輕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爲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富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  
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  
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  
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  
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  
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  
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故其教方善若不敦其  
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  
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  
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歷代制上

二歷代制中

三歷代制下

四雜議上

五雜議中

六雜議下

選舉一

歷代制上

周秦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

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

並具學

詩書禮樂謂之四術

四術既脩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

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

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群吏

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於祖廟

內史書其貳而行焉

書其貳謂

在其職也則鄉大夫



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  
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  
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  
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擇材取士如此之  
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之  
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并天下○漢高  
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  
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  
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  
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置其行義及年有  
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

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

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

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

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

貲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金貲筭十以上乃得官

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筭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

不得為吏貲萬錢筭百二十也筭十萬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士無

貲減至四筭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始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

皆罷之申商韓刑名之學蘇張縱橫之說並不用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

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即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於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

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

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耻

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

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

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

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

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

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

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

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朔元年又詔

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

闔郡而不薦一人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闔郡也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

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

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

謂之好德適德其人也再適謂之賢賢員三適謂之有功迺加

九錫九錫者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

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凡

九錫備物治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

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賜尚書太傳云三適

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

削地畢矣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周下者刑與聞國

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不察廉為不勝

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

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

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

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進公車徵起悉在焉



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

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蹏也奔

者乘之即奔立則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為俗

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

累力端反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絕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

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太常博士

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八年十八以上儀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

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

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

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

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

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

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

人前為此官今不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

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

率多驕敖不通古今驚與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



此伐檀所為作也伐檀詩篇名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第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為廉吏

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賢朴敦厚遜

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

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又詔列侯

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

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

加惡謚繆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

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

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

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具考績篇成帝建始四

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

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

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

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

標其目而令舉之王莽時太常學子弟歲舉甲科四

舍人丙科四十一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

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

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

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軍將軍歲察

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改

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



公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漢曰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歲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入奏四科補剖

失凡所舉事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推按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滿二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尚書公府通調今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貢十八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其奇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不沿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儒有一家法之學故曰家法

文吏課牋奏副

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

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不拘年齒帝從之於

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

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

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

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

膺下邳陳瑒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



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迨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  
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  
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  
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  
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  
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  
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  
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  
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范曄曰漢初詔舉

孝廉秀才斯古諸侯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  
朴有道仁賢能直諫獨行高行質直清白敦厚之屬  
策畧既廣自是竊名偽照浸以流競權門貴士請謁  
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其才雖有不密固以因識時  
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  
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雄在尚書天下不敢  
謬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舊典選  
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桓帝建  
尚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桓帝建  
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  
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  
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  
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  
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  
輩試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



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  
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  
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  
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  
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  
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  
高者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  
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  
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  
兩州不得交互為高  
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止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  
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

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鎡馬所出比年兵饑  
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  
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  
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  
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  
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閣耶昔韓安國起自徒  
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  
三互計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  
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  
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  
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讎定五



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大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

有金瘡痼疾督書其板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

如禮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開奧師事某

官見授門徒五十一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

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

四科經任博士下者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改稱

宇沈既徵曰初順帝推心虛已延企天下之士以玄

纁玉帛徵魯陽樊英既至天子為降寢殿設壇席待

如神明尚書奏引延問得失其所對唯常言無宏謨

博畧可以動觀聽繇是流俗誼囂以為處士純盜虛

聲藁俗而已物議不允是時閣官秉政如黨徧天下

故士君子蓋為齊偶大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處

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議

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倒屣折節

自下議者咸以為儒復興唯申屠蟠曰不然當戰

國問處士于時列國之君至有擁彗為前驅者卒致

焚書坑儒之禍茲其兆矣既而羣士以善惡相驅或

譏誣加此一彼連為鈎黨而闒豎等構成讞故乃

誣告辯士以交結誹謗圖為不軌靈帝震怒悉令逮

捕之於是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直成於李膺

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濫而

誅從禁廢者六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是



杜氏通典卷第十三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四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

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

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

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初曹

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

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

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

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



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禁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所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人

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考行考平間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



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

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

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慮難委悉魏氏

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

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

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

六升五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

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

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

知其闕闕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勢族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

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討其

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大畧故詳辨之也蜀先主既沒

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材授任不計資敘特捷

為郡守李嚴以揚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為蜀

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

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亮或

察或徒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

○晉依魏氏

**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

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

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具

績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頽弊風俗不淳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

道化崇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

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

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網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

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

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

不恪也帝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



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爲之立大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授之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經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旣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爲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食足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湏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百工商賈有長亦歸之農務



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山濤為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啓擬數人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博士祭酒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忘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以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祐體義立正可又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考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書監昝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者不情不祭以濤輕重任意或諸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

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日時稱山公啓事又王戎字季春沖選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周而我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出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弱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與于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賈郭通親皆得不坐于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



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思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推貴異之器使

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脩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秩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本設



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

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爲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刻好清議爲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



艷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  
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校置  
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  
艷用私情虧公法艷坐自殺

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  
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有才  
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  
師皆以疾辭大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  
其講習乃詔孝廉甲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  
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  
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  
皆屬于吏部敘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  
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郡議制初廢帝崇陽王時以

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以下悉委蔡吾  
徒不復屈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  
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按黃紙錄尚  
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按宋黃門第  
五品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

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  
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為政  
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  
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  
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  
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  
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  
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求其言行攻其事業必不



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兼述  
 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  
 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  
 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  
 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  
 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  
 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  
 以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  
 憂難取其志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  
 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  
 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  
 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  
 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  
 其課也詳故能觀其才鮮有敗事者晉易是而所失

恒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俱弗同况  
 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  
 是囂風逐行不可止也已擊鼓攘袂填彼寺臺求者  
 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詭擊鼓攘袂填彼寺臺求者  
 違訪採於鄉邑父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勵其弟曰  
 努力窺覷無廉耻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  
 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而治政平章不可必也况  
 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  
 三暮四其病愈甚也○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  
 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

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  
 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  
 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  
 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  
 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



取以官婚胄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爲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理衡革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爲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

以二十登

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

何者設官

八

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登年就官

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泮穢名教於斯爲甚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

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有才

同其類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

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

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

諸州各置中正仍舊做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

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惟

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稅



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者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爲白牒列十數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勅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

授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爲冀州大中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正薦冀定相幽并五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其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官博士管恬曰崔公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碑功曹不



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卿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而事人亦何容易在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嘆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察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遲當時每招然雖然所拔用者量材稱職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時以此偏歸之

蔡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

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

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元子場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

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

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

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敘類紊至正

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

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

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

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

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榜於衢會期屠

害彝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

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

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

就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



叩頭流血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  
 煨燼仲瑀被劓以窟免彝信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  
 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冤痛聞者驚駭靈太  
 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  
 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  
 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  
 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  
 沉滯者皆稱其能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  
郡薦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其昔莫不審舉雖  
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  
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  
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知之何反為停年  
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

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  
 干載之後誰知我哉可謂念吾言吾廉正六為吏部  
 郎中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才第之矣但古不特  
 宜復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  
 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  
 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  
 書以究鑑人物何異以天下管窺天而求其溥哉今  
 而欲究鑑人物何異以天下管窺天而求其溥哉今  
 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彌弩  
 前驅指縱捕噬而已若今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  
 未嘗操刃而使割割文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  
 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翼一官向  
 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權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  
 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比格限以停年耳昔子  
 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法  
 難權宜哉仲尼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  
 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  
 當今君子知其意焉  
 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  
 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敘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遣違謬聚歛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

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強暴自息書奏惠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二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爲滿滿後六年乃敘任○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座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力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



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踈遠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揚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且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克未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

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爲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



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申

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知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明經行脩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



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  
 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  
 文才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  
 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  
 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以多為吏部所授  
 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  
 多而府吏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咸即不濟其故何  
 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數最案不重校  
 文不繁悉府吏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  
 緞煉辛苦甚密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彥云老吏抱  
 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  
 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  
 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  
 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  
 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  
 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  
 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之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初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

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愷紛紜

愷及道衡皆除名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異乎選法

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雖消長迭有而善

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

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

以陰薦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擠也暨張

彝皆以不及是而敢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

不可以語焉故崔武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

身墜時難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

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  
 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  
 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敘拔之行陣  
 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勲官者並



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杜氏通典卷第十四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五

選舉三歷代制下

歷代制下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

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

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筆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

並具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

設質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

鳴之詩徵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

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

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



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

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德行乖僻及應貢舉而不貢

舉者謂才堪利用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

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畧策五條有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凡四等貢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

由是廢絕開元二年四年以後此舉其時進士

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

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自是士族所趨嚮唯明經

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

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

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

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職文律者然

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

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

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克庭因左拾遺劉承慶

列為廷實而舉人不廁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

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

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開元

進士詔貢人與明經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

於梁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橛廣六尺餘四規

三十天列坐引射名曰長梁箭重陸錢石力又穿土為

埒其長與梁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



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

頂上凡四隅人互列埒一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

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

二分皆以儼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穿劄翹關負

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

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

土木馬於里間間教人習騎天寶六年正月制文武

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調神龍二年

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

國子司業李元確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

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

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

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

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

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

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

以此開前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

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

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待郎掌

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詆訶進上李權文章大為摧

所陵詎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

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

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



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  
 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  
 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  
 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  
 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其所試雜  
 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玄宗方弘道化  
 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  
 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謂之道舉舉  
 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  
 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  
 時增損可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

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感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技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多墻面焉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明經所疑似之言也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大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全通不第



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  
 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第  
 者試九章海島孫于五曹張丘建真侯陽周髀五經  
 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兼試  
 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  
 在常限按今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  
 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  
 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于先師  
 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集  
 群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丘衛荐棘

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  
 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  
 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有  
 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  
 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  
 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  
 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禮部員外郎沈既  
 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  
 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  
 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  
 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至  
 于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  
 治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  
 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奇謀雄  
 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



之取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雅門調戶選徵文射策  
以取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  
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  
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決辰而  
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  
姦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弱結鉤  
黨私爲盟軟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鈞撫隱匿  
朝爲篇詠以列於道路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  
道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  
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間有孝悌廉耻之行薦焉  
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  
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  
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勅自今以後  
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

例選人不限選數計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  
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  
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  
月勅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  
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  
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  
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  
同試問義策全通爲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  
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爲次第依資與官如先  
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  
開元禮者並聽仍求爲常式九年五月勅其習開元



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二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  
 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第餘一切並准三  
 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  
 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  
 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  
文武散官一品并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  
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  
冊用竹簡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  
 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宰司進  
 擬自六品以下皆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  
 旨授官悉由于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  
 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合供奉官若起  
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合

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勅授凡吏部兵部文武

選吏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

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

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

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

於本郡或故任所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月

至省乃考覈資緒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

姻年齒形狀優劣謀最謹負刑犯為識皆列名結款

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

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授棘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

貌其體二曰言詞辨正三曰書法道美四曰判文理

優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均均勞其六



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  
中書門下聽制勅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  
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  
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及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  
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  
以類相從擯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  
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  
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冬給以符而印其  
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  
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  
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

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史求為武選取身  
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  
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  
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  
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  
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  
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  
春則停至貞觀三年劉林甫為吏部  
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  
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  
吏部四時提衡累無休暇遂請取所由自高宗麟德  
文解十月一日起省自三月三十日畢  
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  
二年裴行檢為司例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



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又淹不牧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傳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不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畧等勞滿在書司

判不簡善惡雷同主觀此則試判之所起也

後日月浸久選人很多案牘

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又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二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敕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



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弘文崇文館學生

四門律書等凡二千二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

百一十員兩京崇玄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計太

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五十員太醫童科呪諸

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

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六十一員齋郎八百六

十二員諸三衛監門長直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員

諸屯主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吏千

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乘

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內一萬員集賢院御書千一

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

吏及土州市令錄事省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即

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即

輦脚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拜藝

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

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

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

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

方稍有沙汰貞觀中京師秘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

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一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

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

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斃

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

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



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旁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錄時稱名歷十八年獨知選士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誑又以鄧玄挺有唐以來賞選之失無如玄挺者時患消許疾選人因目為鄧渴作鄧渴詩以謗之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

門人仕者俛眾不可禁止有偽立符告者有承接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刻革其弊神功元年勅自今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而乃繁設等級通立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而乃繁設等級通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闈官為員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嶠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官悉憑恃與正官紛競至相毀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請惜班禁稍減除授



時中宮用事恩澤橫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勅斜封  
 便拜於是內外盈溢居無解署時人謂之三無坐處  
 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為吏部侍郎大  
 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  
 紀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又盧從愿為侍  
 郎方革前弊量闕留人雖資高深而非才實者並  
 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  
 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玄暉韋嗣立  
 最為稱職開元十三年玄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  
 置十銓試人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  
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史崔林魏州刺史崔沔荆川長史  
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會懷州刺史王丘各掌其一

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  
 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勅旨令韋抗  
 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軍遽召入禁中次  
 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  
 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臨人之道  
 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用天下  
 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  
 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嶠  
 曉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嶠曰此  
 是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  
 陛下宜即還宮帝慙而返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  
 相也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古自天子  
 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况我人唐  
 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事頻取惟於  
 朝野乎况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明年復故二  
 仍停此十銓分選復以三銓為定也  
 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嶠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  
 文同行用參雜難以辨分請准司勳兵部印文加告  
 身兩字  
 從之  
 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攢符下諸  
 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以肺腑為相懼招



物議取悅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絕當留及藍縷當放  
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蠢愚廢滯者咸荷  
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  
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  
議其內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  
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  
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勅在外者  
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  
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  
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  
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書人秘書太常丞

神書洗馬等每年一及薦聞至八年正月勅比來所  
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  
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  
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  
十一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  
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  
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疏定爲三等并舉主  
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周

漢

魏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  
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



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武中西羗反日  
蝕又又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  
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  
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  
之相推除二尉員其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  
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  
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  
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  
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  
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四出課

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  
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  
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  
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  
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  
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君務伯名恕以  
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  
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刊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  
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  
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  
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輔



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  
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  
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  
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  
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相資而  
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  
河南尹杜君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  
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  
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  
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  
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

不得記達不取

且而信簡書簡言餘繁

偽法令滋彰巧節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

制考課而清濁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

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以系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

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其繁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

優劣莫若委任達各者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

言優者一人為上加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借以名

聞如此六載七立總集其案其載處優舉者超用

之六載處劣舉奏免之優劣少者敘用之

多優少者左遷今考對不均誠有難且



難取優以

而不

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

足復曲以

書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

一載考績自古

經

黜陟已彰能否今若待

考然後黜陟可耻

自不在為遲可許者大成賒緩

以朕今三載一考

考即黜陟欲令卑滯無妨於賢者

才能不擁於下

各令當曹其優劣為三等六品

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

朕與公卿論其善惡

上上者遷之

下下者黜之

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

賜卑馬器服以申

後帝臨朝堂頷謂錄

績上下二等可也

守

一車

勤之績不聞於朝

書廷尉但居特進太

下凡黜退二十餘人

皆畧舉遺闕諸如

今一年之後仕官如初

宣武帝時太尉

唯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

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

一年一階散官上第者

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

勤而舉如其無能不

或征官外成遠使

居

音頻于朕

令僕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高陽



取官以充劇使乃於  
皆舉稱事之輩

一垂工 梓之均下生

事止中者三年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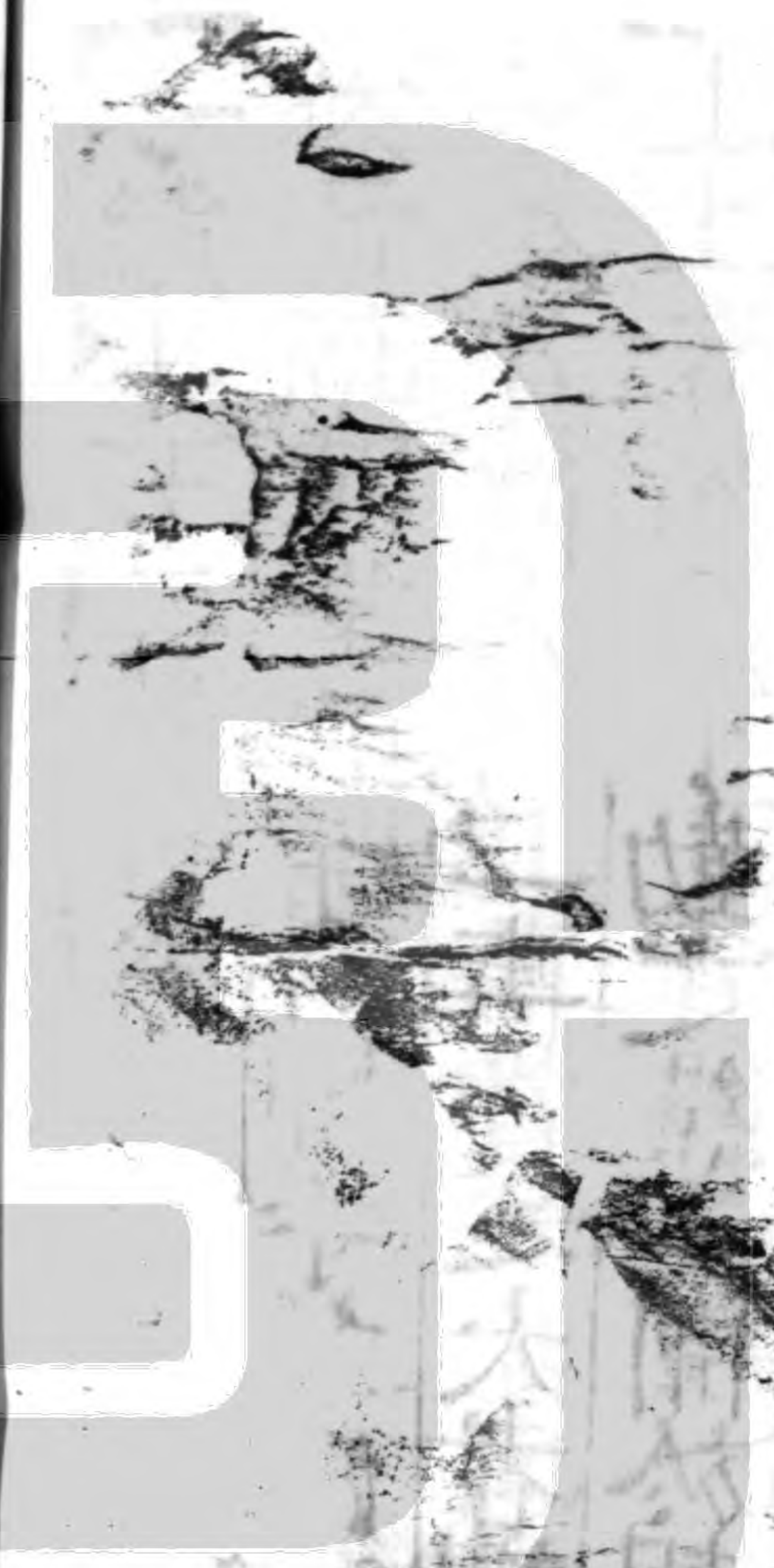
三年一考自古

犯倍年 成級以

蕭寶實又論曰方

載為程既而限

二 始得古階於



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

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

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

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

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

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

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同寮等位者哉三漢以降太

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

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

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

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



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  
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  
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  
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  
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  
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  
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  
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  
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  
一善為中中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

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  
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  
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  
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  
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

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  
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

一丁例其有破  
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

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不及課  
皆准上文其勸

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

各進考一等此謂水業口分之外別  
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

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不及課  
皆准上文其勸



以致減損者

謂求業口分之  
外有荒廢者

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

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賤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速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秩祿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



公卿有闕則擢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會暴者放歸  
 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  
 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  
 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  
 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  
 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  
 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及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  
 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  
 情敦龐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  
 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  
 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  
 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  
 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未  
 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  
 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  
 輩與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  
 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  
 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杜氏通典卷第十五 終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時  
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歟才難謂有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  
先父祖之賢耳非難得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象  
必其人皆有德也難得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  
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

杜氏通典卷第十六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  
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  
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厭天地不能贍也○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時

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歟才難謂有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

先父祖之賢耳非難得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象

必其人皆有德也難得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  
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



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  
侯往者致選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  
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  
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  
言梁孝王張敞爲京兆尹免亡命數十人宣帝徵拜  
得免罪也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  
有益於公家者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  
爲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  
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  
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  
過悉劾發揚陰私舉劾盡也言無大小盡皆  
於所察之條吏或居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  
持群  
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  
每爲私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  
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  
而下令聖之  
庶知其易危言易可  
傾危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  
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  
威權素奪也素奪謂先不  
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  
千石不爲縱二千石不以  
爲罪所以優之故縱遣使者賜金慰其急  
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奪  
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  
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  
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理其事恐爲擾動故每  
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  
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



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所以丁寧告者陛下留神擇賢

紀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一人二千石部刺

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

闊略當寬恕其小罪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

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

見大夫無可使者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召塾屋令尹逢拜為

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養可

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

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浦昌及能吏蕭咸薛

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

非功次攻守職益鮮

而吏事寔疎各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帝彪上

議大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

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

閎闊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

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

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

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為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與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天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常志其大者遠者也○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

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白官具任爲百官之訓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爲天下所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



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  
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興焉孔子曰能以  
禮讓爲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又矣天  
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縣在職之吏  
臨見授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矣推讓  
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也議  
者僉然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  
爲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  
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  
獨時之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  
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

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古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  
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  
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  
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  
矣所以見用不息者出讓道感因資用之人有得失  
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  
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  
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  
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  
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  
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謾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



通典卷之六  
五  
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  
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所不能盡忠其罪亦無由  
聞德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  
有勢之門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與之  
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  
者亦將以漸受罪過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  
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  
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  
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  
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  
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

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  
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  
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一致此俗  
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  
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  
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  
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  
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能龍使伯夷典  
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  
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求代作則季代所



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  
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共讓賢推能乃通其  
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  
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  
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先  
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  
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缺  
而今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爲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  
選入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

於任主者比爲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  
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  
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  
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  
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智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  
次不可得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者多矣雖賢  
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  
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已  
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  
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議而天下自化  
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晉始平王文學李重



文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  
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  
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  
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以丞相任九卿雖  
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  
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理唯  
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理大體  
所以清比三代也及于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  
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近自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國諱收胡質等居  
郡或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

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  
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  
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理之大弊也夫階級  
繁多而冀官又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書  
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群吏之理而行其  
誅賞漢法官人或不寘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  
以為公宜大并群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  
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  
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  
自定務求諸已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齊左僕射  
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



若及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  
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竒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  
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爲改也○  
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  
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  
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  
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  
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漂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單  
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

以相  
以相  
以相  
以相  
以相  
以相  
以相  
以相

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向九重奧絕陪奉  
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  
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  
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  
黷校棊布傳經授策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  
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  
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  
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  
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  
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  
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



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  
野又語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  
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  
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  
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軼閭擁篲無絕於時  
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  
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  
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  
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廁清  
塗降及季年專稱閑閔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  
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

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  
退讓勵德興化之道也○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  
卽捷省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  
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托請不  
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  
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  
爲詩旣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  
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  
夫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  
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歌詩頌百揆五  
車蔡邕等之俳優楊雄侮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



分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鞞悅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文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可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與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苟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綵而斯豈近之乎蕭子顯曰自宋以來謝靈運顏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謝莊袁淑文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為詩

越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者

○後魏孝文帝時高祐上疏云

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簿藝棄彼巧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帝善之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辭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其才不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石之瓠



自墜於皂隸矣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  
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  
其才長望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  
清河王澤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  
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  
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秘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  
昭然又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立  
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  
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不釋褐而居秘著本  
爲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者仰失先准有違明  
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

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凡  
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  
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  
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  
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  
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  
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爲勅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  
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  
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  
用薛淑爲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  
人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



願賢否便即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募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今古，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近遠，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任久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諛。

端詔下，公卿議之，亦寢矣。○後周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陞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代，以榮祿爲重，脩身履行，以慕聲名。然進時旣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公勤見知。品物稱悅。」○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動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迺相師祖澆醜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

厠纓冕是以開皇四年並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

愚之旨下之

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用黨而稱則

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付公道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志卦辭多矣... 禮曰學必與時文不古合... 其于... 天不... 文辭...

杜氏通典卷第六終





